

543. 夏志清致夏济安（1962年4月25日）

济安哥：

信两封和在 Las Vegas 寄出的卡片一张都已收悉。这两个星期我忙着写那篇《水浒》paper，一口气写了四十页，现在把它整理成二十多页的文章，但negative criticism太多，措辞较困难，恐怕听众不服也。文章两三日内可整理完毕，那时再写长信。因为恐你悬念，先写这封短信。

李钰英的事，你处理得很恰当，你愿意资助她来美，很好，但她能否出国，还是问题。我上封信上把这种事看作“天作之合”，巫望有“奇迹”的发生，但这种奇迹是不大可能的。假如我还没有结婚，父母帮我做媒，我想我自己也要缓词拒绝他们的好意的。所以我那封信，凭一股热情，乱说了一阵，很使你读信后，被perturbed了一阵，是很不应该的。可能我写信时明知你不会答应这段婚事的，所以敢放胆乱说。最近父亲有信来，觉得李小姐个性方面不妥处很多，已由母亲和李小姐谈妥，把此事作罢了。父亲写信时，还没有看到你的复信。父亲信下次附上。（胡昌度太太最近逝世，也是致命于胡世桢太太一样的那种脑病。）

你和世骧夫妇去 Las Vegas 玩，玩得很痛快，甚喜。Desert Inn 的 show，美女如群，是纽约看不到的。在纽约 nude girls 根本不能上台，night clubs 祇有一两家大的，以前 Billy Rose 的 Diamond

Horseshoe都早已关门了。你喜欢沙漠地带的气候，Harley对desert climate也极爱好，住在沙漠地方，可体会到宇宙之静穆，结庐人境而无车马之喧，人真可变得性平气和了。纽约城实在是hell，住在那里，我的nervous system一定变得更坏。上星期我去看了一场burlesque，因为Mai Ling又在登场，离开Pgh.后，没有机会再看到她了。Mai Ling貌不美，但身体很结实，她挂二牌，头牌是Justa Dream，是blonde。她们两位真是一丝不挂，裸体跳淫舞，是以前我所没有看到的，但戏院极挤，观众极下流，comedy skits都听不入耳，到这种戏院去，实在是受罪。月前Time介绍Mexican border几个小城，专供美国军士娱乐，你有机会，倒可到那些地方去seek adventure。

春天到了，气候很和暖，Pgh.城树木不少，有些开着花，看了很有鲜艳的感觉。我们去看（了）一次flower show，希[奇]怪花车有不少。枇杷树放在热带室，室内开放了暖气，humidity极高。江南有枇杷，大概humidity要比美国与日本诸城高得多。哥大房子没有消息，大概非得自己去纽约一次不可。建一身体很好。隔两天再写长信，专颂

春安

弟 志清 上
四月二十五日

544. 夏志清致夏济安（1962年5月2日）

济安哥：

《水浒》一文写好了，今天晚上翻看《企鹅英国文学史》*The Modern Age* 消遣，的确如 Walter Allen 在 *N. Y. Times* 上所说，是 Leavis (的) 徒子徒孙包办的 enterprise。想不到 Leavis 在目前英国徒弟这样多，但 Leavis 祇管英国文学，对欧洲文学有仇视态度，美国批评界近况也不大熟悉（他赞许的有 Winters、Trilling 两人），比起 Eliot 来，实在没有做“一代宗师”的资格。Eliot 一直着重全欧的文化和文学，使人扩大眼界。Leavis 祇着重英国的几个大诗人、大小小说家，approach 实在较狭。而企鹅文学史执笔诸公，把他的每句话，都当作经典，岂非怪事？Leavis 我一向佩服，从他的文章里，得益匪浅，但他学问不够广，也是事实。最近他大骂 C. P. Snow，我特找出 *Spectator*¹ 那一期把全文读了，他骂 Snow 骂得很有道理，他是文化界“俗气人”“官僚派”的代表。但 Snow 的小说，我一本也没有读过，不能发表什么意见。

1 *Spectator*（《旁观者》），英国著名记者罗伯特·润特（Robert Stephen Rintoul）创办于1828年的政治文化周刊，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周刊之一，主要发表政治、文化、时事评论，也发表一些图书、音乐、影视方面的评论，其政治立场偏向于支持保守党。

我就要准备写“妇女与家庭”。这种应酬文章，我不预备多费气力，但材料总得要找一些。匹大中共书籍太少，无法做研究。在Berkeley时，参观你的办公室，中国文学作品你们Center搜集了不少，可否你选择几本与“妇女家庭”看来似乎有关的小说、选集之类（作者也似较有名的），寄几本给我作参考（邮寄可用Special Handling的rate，较快，而邮费不大）。1949年前的妇女家庭我了解得很透彻，1949（年）后的作品我实在读得不多也。丁玲、赵树理的作品，我已由interlibrary loan去借，所以你不必寄来了。《水浒》一文打好后，当寄上，Indiana大学前两日有信来，paper限半小时读完，我的paper可读一小时半。伦敦的conference大约也只要半小时读完的paper（见到Birch，可问问他，我预备写封信给他），准备了长paper，也无法读完。下星期我们要去纽约，研究一下housing的情形，哥大如无apartments可出租，寻房子必大伤脑筋。在哥大时，可能把全套《人民文学》借来翻看一下。多看了旧小说，新小说的文字觉得很生硬，没有兴趣多读。

前信曾托问《毛姆短篇小说集》，不知你已向台湾通信否？附上彩色照片五张，是二月间摄的，父亲看到后说建一瘦了，那时她病后，也难怪。现在她已长得很结实了。照片上可看到我们所住apartment布置及apartment house的外形。印度小孩是邻居Epen的千金。父亲信上讨论李钰英的问题的一段，剪了寄给你，不必寄还了。

上星期四下午我去apply for passport，passport今天（星期三）收到。华府办事如此迅速，令人吃惊。Kennedy大约很讲究efficiency，但他的“小暴君”面目已完全露出来了，Cuba和Big Steel两事对照，正可看出他“欺内惧外”的胆怯心理。你近况想好，长信隔两天再写，即请

近安

弟 志清 上
五月二日

545. 夏济安致夏志清（1962年5月5日）

志清弟：

两信并照片父亲来信都已收到，悉一切平安，甚慰。上海李女士的事这样了结，亦是不差。我做人所企求的是心境平和，谁能帮助我保持心境平和的，我总是感谢的。

你的《水浒》一文已完成，很好。关于《水浒》可说的话很多，要挤在半个小时内说完，的确是不大容易的。中共统治下的“妇女与家庭”，那实在是太难的题目了。

我还欠Center一篇文章，现在题目已想定，但尚未动笔，大致有关“公社”的现况，是跟着我的“下放”研究（尚未复印）而来的。《人民日报》是天下最dull的报纸（它misquote美国报纸的地方很多，常常故意错误，我未曾加以特别研究，美国人很注意在“海外的image”，中共把各种新闻歪曲的报道，实在值得美国严重的注意。如Kennedy劝人吃牛奶，中共给他添了一条：说是牛奶太贵，很多人吃不起；好莱坞影业萧条，很多人反对制片家到欧洲去拍片，但中共报道，偏偏对于欧洲，只字不提，只说好莱坞制片家贪求亚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的高利润云）。只有像我这样兴趣广泛的人，才能对它发生兴趣。我现在对于公社的近状，已经知道得〔的〕很多研究算是terminological study，其实我最有兴趣描写的，还是人民的生活也。那些“社会科学家”有几个像我这样肯详细读《人民日报》的？

但是我对于中共的了解，还有一些大缺陷，即我不大读他们的 imaginative literature。中共的长篇小说，我一本也没有读过（包括《桑干河》、《李有才》等）。《人民日报》上的短篇小说（都带有教训性的），我读了一些，觉得文字不坏，废话不多，描写得亦蛮像一回事，对白亦像人话，可惜它们并不告诉我们多少关于中共社会的“真相”。要从中共现在的 Socialist Realism 文学中了解“妇女与家庭”的情况，只能看见根据中共 ideology 所描绘的“光明面”与“黑暗面”——而我们所认为的黑暗面，是看不大到的。

你要借的书，待我到我们的 Reading Room 去翻阅一下，只能胡乱借几本，因其内容我大多不知也。很多长篇小说是描写'49以前的中国的——中国的“进步史”、共产奋斗的“光荣史”。我几时有空，倒很想来读一读。李劫人的长篇小说（他改名为李六如¹？）已出版（重写了？），去年双十节附近，JMJP 曾转载过他的一节。这些对于你不知有用否？我先借关于描写'49以后的小说，你看了把印象告诉我，亦可作为我将来读书的参考。（日本平凡社出了一套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From《孽海花》To 是树理、周立波，共90卷。）

关于妇女的地位，每年三八节，都有文纪念。至于家庭，那是和公社太有关系了，他们的文学如何反映之，我还不知。共产党似乎喜欢强调过去乡下的长工等，没钱结不起婚，解放后都可以结婚了。最近看到一篇什么《三杰》（是在《人民日报》1962三月份，占一版，很容易找），用评话体写，文字就像说书，很有趣；三杰中有一杰，叫骆仁，是四十以后结婚的，结婚之后，居然有点 privacy，很多朋友平常来打搅他的，都不来了。你那里如有《人民日报》，可检出一看；如无，我可照相寄上。（JMJP3/17/62, p. 5, 张庆田²：《山村三杰记》）

1 李六如并非李劫人的别名。李六如（1887—1973），湖南平江人，小说家，早年参加革命，1955年开始写作三卷本长篇小说《六十年的变迁》，第一、二卷分别于1957年、196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第三卷出版于1982年。

2 张庆田（1923—2009），河北无极人，作家，早年参加革命，曾任《河北文艺》副主

公社的现况，可说者：大约是把食堂取消了，农民又可以在家吃饭了，这点对于家庭生活是很重要的。过去有食堂时，婚礼就在食堂举行，大家顺便吃“喜酒”，加跳秧歌云。（妇女于下田之外，缝补衣服扎鞋底，做鞋子等事恐很忙，非但为自己一家，恐怕亦帮别人做。）

关于妇女与家庭，我知道的事情不少，但只是报纸的报道，不是文学的反映。MacFarquhar 出的题目实在太难，有一件小episode：一个妇女从武昌坐船到汉口，码头上很挤，把她带的两个小孩子挤失了。她报告了警察局，警察一时找不到，她在汉口事情办了也回去了。过了一些时候，警察局写信叫她去领孩子。原来那天孩子走失后，孩子说不出自己的姓名地址，就被送进幼稚园，幼稚园不管来者是谁，就给他们吃，让他们住，让他们穿上幼稚园的制服。后来警察局发现他们可能就是那两个走失的孩子时，他们已经成了幼稚园的人了。中共当局对此事很得意：这足以证明警察办得的确好（这点是他们想说的）！还可以证明：孩子可以用不着母亲，国家可以代替家庭的地位（这点也许他们不想明言的）。（详见JMJP 3/5/62, p. 2. 同版有警察帮家长管教孩子的故事。）

这种小episode能告诉我们的事情，中共的creative writing亦许反而不能告诉我们。这种小episode其实可以作为很好的“得胜头回”。

我现在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得很多，除《人民日报》外，还看了二十卷陈诚的microfilm——有关江西共产(1931-1934)的资料。我初看是为了“Five Martyrs”研究之用，后来完全为了好奇。我们Center举行过一次座谈会，请我和Hoover Library的吴文津来报告该Collection的内容。吴文津(Eugene Wu)为人很好，帮了美国学者很多的忙。那天的报告我看出来我同他的approach的大不同。吴文津为人亦很谦虚的，但一报告起来，俨然是authority的样子，一

编、河北作协副主席等职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沧石路畔》、短篇小说集《老坚决集》等。

副指导别人研究的样子。该Collection是Hoover花了很大的心血弄来的，当然要暗示：研究中共江西period，非此莫由的。我在报告前，亦做了一篇讲稿，怀疑该Collection的用途（因70%以上是共产八股，并不新奇，并无多大研究价值的），后来怕得罪吴文津，没有说。我所讲的倒亦很有趣：一是强调我在这里不懂，在那里不懂——我只是草草地把机器摇过一遍，实在并未做什么研究也；再是约略介绍江西苏区的生活情形。相形之下，我的approach是我个人的，我的报告中有我的个性在；而吴的报告则是一个学者的报告而已。在美国做学者很多人是把个性抹杀的——如张琨等。

你批评Kennedy是小暴君，很得当，但我在U.C.有个印象：U.C.一些年轻有为教授，有意无意地都是在学Kennedy。或者说，Kennedy是这一类人的代表。这一类人很smart，讲起话来头头是道，但绝不谦虚。他们最为enjoy的，是authority——在学校里的发言权，对于foundation的影响，以及在学术界的权威等。得到这些东西后，他们很引以为乐。对于学问本身的兴趣，似乎反居次位。因为他们如真爱学问，至少应该承认the little known, the unknown vast等也。尤其对于研究中共一门，非得人人谦虚不可，因为中共过去和现在搞些什么鬼，实在无人知道得完备或清楚。我们现有的evidence，我称之为archaeological evidence，实在是鸡零狗碎得很，谁敢说是把中共的“底细”都“摸”清了呢？我是个satirist, psychologist, moralist，见之自然很觉amused，但我同他们并无利害冲突。我的朋友们得意了，对于我自然是只有好处的。（陈世骧还是中国旧式读书人那样的厚道，不是那一类人。）

我现在闲事少管，生活可说是以intellectual life为主。我能注意的，和你似稍有不同。我在文学方面花的工夫实在很少。我现在的野心是想写一部《中国革命史》，把辛亥前后以来，中国人的无知莽撞以及牺牲等，好好地写一部大书。但我亦很贪求享受，写大书太吃力，非有人逼着，很难写出来。其实要写这样一部书，我还算是

个合适的人。我的长处是sanity，对各方面的了解，亦相当够，而且很肯做research，只是怕吃力。

最近看的书，有本Meridian Book, *The Varieties of History*³，很好，集印了很多大史学家的文章，很开眼界，很多人的文章亦写得好。还有一本Vintage Book, Stuart Hughes⁴的*Consciousness & Society: The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, 1890–1930*——欧洲在那个时期的思想，很是丰富(Croce和Mussolini的关系，很想〔像〕胡适之与老蒋)，可是对于同时期的中国思想的影响很小。还有一本*Freud & the 20th Century* (Meridian)，里面亦有很多好文章。还有一本*Freud: The Mind of the Moralizer*，似还不够深刻。我的兴趣主要还是在ideas方面。看看这些东西，再想想中国近代社会，觉得有很多话可以说。

程靖宇的《独立论坛》于今天收到。封面上的题词，大约是从我那篇文章里转录过去的。我那篇文章，冒充是香港一个学生写的，批评五四时的前辈，反而捧蒋介石，大约不对他们编委会的胃口。其实不登亦好，我很怕再发表中文文章，甚至不愿贱名在中文报纸杂志出现(你上次剪寄的《海外论坛》把我吓了一跳；后来看，没有出大乱子，方才放心)，但程靖宇盛意难却，只有用这个办法使他不敢向我要稿子。《独立论坛》封面上的“自由、民主、科学”和下面的“成见不能束缚，时髦不能引诱”实构成强烈的讽刺也。个中道理，程靖宇是不会了解的。(程靖宇强调你的“博士”和“主任”，亦很可笑。)

3 *The Varieties of History: 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* (《历史的多样性：从伏尔泰到现在》，由著名历史学家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Fritz Stern (弗里茨·斯特恩，1926–2016) 编选，纽约Meridian Books公司初版于1956年，后多次重印。

4 Stuart Hughes (H. Stuart Hughes, 斯图尔特·休斯，1916–1999)，美国历史学家，代表作有《美国与意大利》(*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*)、《意识与社会》(*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: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, 1890–1930*)。

最近电影看了不少。*Experiment in Terror*⁵你大约猜得到我很快会去看的，但并不顶紧张。法国片看了两张Fernandel，两张Jean Seberg⁶：*Breathless*⁷亦不够紧张。*Five-Day Lover*中，Jean Seberg非常之美，她头发留长了好看得多。她说法文另有一功，我都会学她了。非常细腻，描写爱情之熟练，好莱坞是达不到的。Fernandel并不特别发松，不知怎么糊里糊涂的我把他的片子（来过美国的）大约都看全了。他的法文腔调我亦很喜欢模仿（可惜无人欣赏）。Debra Paget⁸最近和孔祥熙的儿子结婚。（*The Bridge*很好。Rhoades Murphey说，我的“Five Martyrs”像这个电影里的故事。）

希望你们在纽约找到很好的房子。胡昌度所住的附近并不太脏，只怕Joyce没有地方玩。像我这里（Berkeley）那种闹中取静的街，花树多，纽约恐怕是很少的。反正你同Carol都很energetic，在纽约花几天工夫好好地找吧。吃饭是我主要的乐趣，纽约的中国饭是不比旧金山差的。再谈 专颂

近安

济安

五月五日

[又及]台湾好久未写信去，今天一起发出一信给吴鲁芹，讨“毛姆”之书与《文学杂志》。

-
- 5 *Experiment in Terror*（《昼夜惊心》，1962），惊悚片，布莱克·爱德华兹导演，福特·雷米克主演，哥伦比亚影业发行。
 - 6 Jean Seberg（珍·茜宝，1938-1979），美国女演员，代表作有《圣女贞德》等。
 - 7 *Breathless*（《欲海惊魂》，1960），法国电影，让-吕克·戈达尔（Jean-Luc Godard）导演，贝尔蒙多、珍·茜宝主演，UGC发行。
 - 8 Debra Paget（黛博拉·佩吉特，1933-），美国女演员，代表作有《十诫》（1956）、《铁血柔情》（*Love Me Tender*, 1956）。

546. 夏志清致夏济安（1962年5月7日）

济安哥：

寄上《水浒》文一篇，请指正，有几段译文可能不妥，请查原文对照，如有译错之处，可以早日改正。全文把《水浒》批评得很凶，读者可能不服，但文章已太长，优点无法多讨论了。Indiana Conference大概祇好读Section I，Section II可否出〔在〕Conference Proceedings内登出，尚成问题。Section I所讨论“fiction”和“history”两个concepts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虽然我举例不够，说理恐怕也不够清楚。Section II使我想到周作人《人的文学》，周氏兄弟曾大骂旧礼教、旧文学残酷不道之处，想不到我和他们有同感。我觉得《水浒》的sadism实胜其他小说。

前日收到程靖宇的《独立论坛》，杂志内容很单薄，一半倒是文摘，两篇讨论胡适的专文，也毫无见解，看来程靖宇朋友不太多，杂志似不易维持。预告上把我大捧，居然不出你所料，“……博士原著”等字样，看着很肉麻，倒是你笔名投稿较妥。程靖宇的“书评”，想必也是乱捧一阵，不会有什么道理的。隔两天即去纽约一行，星期四动身，星期六返。即祝

近好

弟 志清 上
五月七日

547. 夏济安致夏志清（1962年5月9日）

志清弟：

前日寄上这些书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(1)《女副社长》 | (2)《吕玉华和她的同学们》 |
| (3)《杜大嫂》 | (4)《双喜临门》 |
| (5)《第一年》 | (6)《新中国的新妇女》 |
| (7)《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》 | |
| (8)《1957年短篇小说选》 | (9)《上海》 |
| (10)《苦菜花》 | (11)《创业史》(第一部) |

其中长篇小说不多，有些长篇小说描写的似皆为1949(年)以前的社会，与你所要写的题目不合。这批书中有些是non-fiction，可能亦有点参考价值。

Birch给我电话说，MacFarquhar已决定请我去英国，题目是《中国文学中的“英雄”》。这个题目比你那题目好写多了，盖中共任何小说中皆有“英雄”也，但是好好地写一篇文章亦不容易。中共的小说我从未看过，现在得好好地看了。我劝你对于共产党，不妨骂中带些幽默(英国的环境亦许不便大骂)——共党的虐待妇女破坏家庭是太明显的事，不必骂它，其罪状自见。

关于出国事，移民局方面我已去打听过了，毫无问题。照我现在的（的）身份，我一年可以出国四个月，只要不去东柏林就可以。

现在要谈谈我们的旅行计划。世骧和Grace可能亦从东部起飞；我到东部来join你，一起飞最好。你八月中在匹次〔兹〕堡抑纽约？

到欧洲去，我们预备去逛哪些国家（亦许得跟世骧他们分手）？我得报告移民局。法国是总该去看一下的，虽然据说巴黎在热天毫不好玩。西德和义〔意〕大利如何？

这次他们请我完全是出于你的推荐。我虽然当初并不起劲——我是不喜欢“挨上前八尺”¹的，但是既有请帖来了，我还是非常高兴的。和你一块作长途旅行，当是极大的乐趣。Carol和Joyce是否一起去？她们一定亦会enjoy this trip。

论文总得写20页——预备一个钟头讲的。这个研究加上我的“公社”，是够我忙一阵子的了。你如没有空，请不要写长信。假如我们能一起去，一路上可有说不完的话。再谈 专颂

近安

济安

五月九日

〔又及〕哈佛有个研究生Mrs. Merle Goldman²写信来借我的《鲁迅》一文，我手边只有一份原稿，其中涂改颇多，footnotes又添了许多，不便借出。她可能写信来向你借，你如有，不妨借给她。

1 吴语方言，意思是水准不够还要逞强出头。

2 Merle Goldman（戈德曼，1931-），美国中国史研究教授，哈佛大学博士，曾任教于卫斯理学院和波士顿大学，代表作有《共产中国的文学异见》（*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*）、《在中国播撒民主的种子：邓小平时期的政治改革》（*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: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Decade*）、《从同志到公民》（*From Comrade to Citizen: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*）。

548. 夏志清致夏济安（1962年5月15日）

济安哥：

知道你也要去英国，大喜。TWA已同我接头，我预备八月十一日下午(or evening)的飞机，十二日晨抵伦敦。TWA和你接洽时，你最好也定这一班。八月中我们早已搬到纽约了，你可先乘飞机到纽约，玩两天，我们一同起飞如何？我暑期工作相当紧张，预备conference结束后，再玩一个星期，在欧洲多留恐怕没有时间，巴黎我是想去的，西德、义〔意〕大利也应去一看，假如有时间的话。你可在欧洲多玩一些时候，玩三个星期也是值得的。

上星期四我们开车到纽约，星期五晨即找到房子，是学校的房子(Apt. 63, 415 W. 115th St. N.Y. 27)，房租特别廉，仅102元(Rent Centre的规定：tenant换一次人，房租可涨价15%，那apartment的tenant住了十八年，房租仅八十多元，所以我们的apt特别便宜)，地点在115号街上，between Morningside Drive and Amsterdam，离哥大极近，对我是极方便的。Joyce可能进附近一家圣公会办的小学(St. Hilda's School)，功课较紧，不知她吃得消否？此外，有teachers college自办小学more progressive，不大讲究读书，或者对她较适合。Apartment在顶高一层六楼，二间卧室，一间living room，一间study，kitchen较大而无Dinning Room，对我们当适合。较大较好的公寓房子，大概非200元以上租不到。我们这次运气很好，Housing Bureau恰有两个vacancies，暑期开始后，抢的人多，恐怕就不很容易。

书一大包已收到了，谢谢你找到这许多材料，对我很有用，我从哥大借到了十年以来的《人民文学》(1960年后的匹大有)，这两天一期一期翻阅，极感兴趣，可惜distractions较多，不能专心研究“妇女”问题。有一期吴兴华发表了两首诗，同期沈从文写了一篇文章。看了不少小说，觉得艾芜的几篇超人一等，真是大不容易。他的《百炼成钢》想也可一读。艾芜抗战期间和1949(年)以前写了很多自传小说，我没有读到，我想他在我书内是deserve一个chapter的。师陀有一篇也不错，自己的style还没有走样。那些新人的技巧文字都是较拙劣的。中共小说对“妇女”并不太注重，讲的莫非他们结婚和生产努力问题，“家庭”都是新旧冲突的家庭，新家庭生活情形如何很少提到。文章中我预备多讲一些丁玲，她的个人主义的被打击，也是妇女自由的打击。

《水浒》一文想已看过，第一节立论如何，请多指教，因为可能有不妥的地方。重读一遍，发现compel拼为compell，也是自己脑筋昏乱。Merle Goldman如来讨文章，当转寄。Hans Bielenstein据de Bary说是Karlgrén¹的高足，有人说他曾在加大读过，不知世骧认识他否？房子事情，我叫Carol和你通信。我们六月中旬搬家。再谈，附父亲、焦良来信，敬颂

近安

弟 志清 上
五月十五日

1 Karlgrén(Bernhard Karlgrén, 高本汉, 1889-1978), 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、语言学家, 曾任哥德堡大学教授、校长, 一生著述极丰, 研究范围包括汉语音韵学、方言学、词典学、文献学、考古学、文学、艺术和宗教。他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, 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, 创见颇多。代表作有《中国音韵学研究》(*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*)、《中日汉字分析字典》(*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-Japanese*)、《古汉语字典》(*Grammata Serica Recensa*)等。

549. 夏济安致夏志清（1962年5月29日）

志清弟：

来信与大作收到多日，一直未复，甚歉。大作非常精彩，关于《水浒》的话，胡先生已隐约提到，现在你“直言谈相”，把它的 inhumanity 彻底地分析，实在是极其需要的工作。我相信这是很多人藏在心底的话，给你一说出来，眼睛为之清爽。五四时代，对于“下等人”，有种肉麻的抬举；其实下等人是真正会吃人的（鲁迅恐怕还看不到这一点），所谓礼教吃人，倒还不过是象征性的说法而已。毛泽东熟读《水浒》，乃有“土改”等惨绝人寰的事做出来。在延安时，最流行的京戏是《三打祝家庄》。我们看到《祝家庄》《曾头市》这几回书，心里总觉得难受，毛泽东亦许看了觉得大为得益：斩草除根、歼灭战等，中国自有其传统也。

大作是很好的文艺批评。你是 shocked 的——因为你和中国的社会接触不深。我对中国人本来就很悲观，如我来研究《水浒》，当成为社会学、心理学、历史学方面的研究了。

大作没有提到中共效学《水浒》的事（不一定存心效学，不知不觉中就做像了），这样很好。《水浒》故事中的不人道，实际即是中共的写照，明眼读者应该看得出来的。如鲁迅等文化界的“卢大员外”，大约亦是糊里糊涂地给骗上梁山的。《水浒》的作者能写出这种

不人道的故事，自有其天才。但其天才的缺陷，即如你所说不能对此种事情加以否定也。《水浒》差一点成了 masterpiece。

有本怪书，希望你将来能评它一下。《荡寇志》是另外一种 wish fulfillments，把草寇一一杀死（林冲、武松二人恐怕死得还不惨，足见作者俞某对他二人还有同情）。我已三十年未看此书，大约布局很花工夫。但后来索然无味，因为那些寇反正一一都要杀死，故事结果已经讲明，小说就不紧张了。（书里的“正派人物”，亦不可爱。）

金圣叹把《水浒》剪到 70 回（71 回），实在是有了不起的胆识。《水浒》是越到后来越不行，70 回后简直是毫无精彩（除了燕青等）。《水浒》亦肯定了些东西：强盗的义气等。这些东西竟然能掩改〔盖〕了许多不人道的事，而仍旧受到广大的读者的欢迎。《水浒》的 reputation 实在是中国社会一个很特殊的现象。

中国对于淫妇的痛恨，是三种阶级共有之者：一、士大夫；二、农民；三、都市流氓。而《水浒》里面的人物之痛恨淫妇，恐还在他们痛恨昏君与贪官之上。一般人把中国社会硬说它〔成〕是受儒家的影响，是很不透彻的。孔子与较激烈的孟子，似乎都并不痛恨淫妇。宋儒反对“失节”，但似乎并无 sadism 成分在内。中国实际的 puritanism 不知道是从哪里起来的？有一本通俗小说（我未看过）《倭袍》¹（刁刘氏），恐是根据实事（当时的 yellow journalism）写成。刁刘氏骑木驴游街，详情我亦不知。但木驴游街古时确有此刑罚（这是“民意”！），刁刘氏大约是全身赤裸的，驴的生殖器放在女人的生殖器之内，游行四门，任人观览。中国这一类有关淫妇的故事与实际的刑罚，值得好好地研究一番（周氏弟兄对于这种事情，大约知道得很多）。“民意”视之当然，小说里写得再残暴，读者亦就不以为怪了。

1 即《倭袍传》，清代禁毁小说，弹词底本，全名《绘图校正果报录》，八卷一百回，作者不详。《倭袍传》讲述了两个故事，一个是唐家倭袍的故事，另一个是刁刘氏与王文的恋爱故事。

上面只是些拉杂的意见。我劝你大胆地把你的《水浒》研究发表——文字很得体，我已看出来你已经尽力地设法要替《水浒》回护，但是回护不了；思想清楚而有力——这是有功世道人心之作也（亦即真儒家精神）。

你和Dubs的论战亦已看到。你的文字很有分量，你比Dubs有礼貌多了，但是你的打击他还是受不了的。那天我们谈起此事，世骧和Levenson等都早想打击Dubs，现在由你来出马，他们都很高兴。Dubs我是不知其为何许人，但看他（的）文章，此人学者的风度很不够。

我最近忙得不可交开，但文章写不好，亦是无可奈何之事。那篇“公社”的论点，将是：公社失败原因之一是语意学的混乱（Semantic Confusion）。共党干部（大部分低级的，一部分高级的）与农民（大约是全部）都不知道公社是要搞些什么名堂。他们越不懂，生产越失败。我来写此文，自己先得把“公社”弄懂——这就是件很吃力的工作；再则硬做〔是〕把我的知识和Semantics（我只看过两三本很浅的书）配合起来，亦是tour de force也。这篇文章在短期内是写不好的。其次是到英国去宣读的文章，尚未开始。他们如限时缴卷，我是只好不去了。Birch以前曾让我缓缴，因此我才较定心，如逼紧了，我只好不去。他们通知得太晚，我文章来不及写，亦是无可奈何之事。反正我做人无可无不可，决不为贪着去英国，把自己赶得焦头烂额。我总是想：这种会，以后大约还会有；今年不去，还有明年后年也。

你那篇妇女家庭大约快写完了吧？我的飞机票倒已定〔订〕好，八月十号同世骧与Grace从金山起飞，走Polar Route。如去成，当同你在英国见面。Levenson下学期得Guggenheim奖金，去英国休假，他太太是英国大富之家（犹太人），在英国房子，八月间请我们（有你）去玩。返美后，再在纽约住几天，欣赏一下你们的新环境，参观一下哥大。你们公寓已找到，价亦不贵，闻之甚慰。建一学堂事，

我主张进圣公会。读书紧一点，使人的精神可以焕发（唯一缺点，是伤眼睛，女孩子读书读出近视眼来终是不好），否则一天到晚，精神散漫，神无所属，对于身体亦未必是好（事）。我过去得肺病后，读书——就病人来说——还是相当用功的。这精神的支撑，还是日后健康的基础。

你们又要搬家，Carol又将大为忙乱，甚为系念。希望这次以后，好好地住定在纽约，一直到自己买房子为止。世骧他们最近在Berkeley山上，买了一幢很漂亮的西班牙式房子，花木极多，松柏青翠，环境十分幽静，样子就像我们在Monterrey 17-Mile Drive一带所见者。价33,000，不贵。他们原有的房子，已经13,750卖掉。他们大约在七月间搬家。

我在Seattle的房子已找好。暑假时，Berkeley之屋，我要保留，免得搬来搬去麻烦，因此将出两面房租。如去英国，则将把两面的房子都空出来了。暑假时，如有朋友来住我可以让他们住。

我大约六月十五日飞Seattle。事情应该很乱，但我亦不去想它。

你如有关于Heroes与Model Characters的材料与感想，请随时摘录（打成英文最好），只要断断续续的就好，三四页即可。文字不必求工整。你的零碎资料，可以成为我的正菜。寄来了，可省我很多时间。我现在一脑筋的公社——牵连到公社以前的农村合作社组织——没有功夫去想“英雄”也。

别的再谈，专此 敬颂

近安

济安
五月廿九日